

作者: warrenchen (愛管閒事) 看板: warrenchen

標題: [測試中][小說] 等級S的冒險者-篇2 廿五、旅館二樓的某間客房裡。(暫)

時間: 2020-01-07 Tue. 01:28:26

譯者: Nosy (備份 <https://disp.cc/b/764-bYLq> (1)

<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fEkMIO2UXEwaZgwSmml-JkDMqYHuCqstf3vzPhkhKXo/edit?usp=sharing> (2))

感謝輕之國度的 Binarytree 翻譯君的

<https://www.lightnovel.us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934740&pid=18436519> (文章)提供參考。

如需轉載或轉貼請告知。能力有限，拋磚引玉。若願不吝賜教，亦感謝指點。

原文連結: <https://ncode.syosetu.com/n5947eg/27/>

廿五、旅館二樓的某間客房裡

這裡是旅館二樓的某間客房。因為博爾德宅邸被魔獸襲擊而暫時無法使用，所以馬爾塔伯爵只好被安排到這裡來住。

原本就是為冒險者、旅行者或是商人準備的旅館，所以也說不上多高級。屋裡只有一張床，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，而且也沒什麼裝飾。從貴族角度看來怕是連狗窩、豬圈都不如。

馬爾塔伯爵焦躁地拍打著桌子。

『為什麼赫爾貝蒂嘉還活著！』

『別吼我！我可是已經在宅邸裡佈置了很多很強的傢伙囉！？』

反坐著椅子的夏洛蒂也明顯是一副很焦急的樣子，嗒嗒地用腳後跟不停地踢著椅子。

背靠著牆的少年——白，則是一臉厭煩的表情開了口。

『別這麼大聲……』

『閉嘴！什麼所羅門！一點都派不上用場！』

馬爾塔伯爵的話讓夏洛蒂的表情有些扭曲，臉上露出憎惡的扭曲表情，暴躁地在屋裡走來走去。

『莎夏是個政治白痴；塞蓮雖然有點小聰明，但還是個孩子，兩人都不是當領主的料！原本只要能讓赫爾貝蒂嘉死掉就簡單了……』

馬爾塔伯爵原本的計劃是趁博爾德鎮混亂之際幹掉赫爾貝蒂嘉，並以拯救城鎮的英雄自居進行宣傳。隨後藉由之前拉攏過來的反博爾德家的貴族們幫助，以代理或是其他方式坐上領主的位子。

這樣一來，剩下的莎夏和塞蓮就根本不值一提了。

利用手中的權力抹殺政敵這種事情，對於長年浸染在公都的政治鬥爭中的他來說，已經是家常便飯了。要暗殺還是用莫須有的理由幽禁，都是易如反掌。接下來那些牆頭草也就都會倒向自己，博爾德鎮就完全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了。

他原本是這麼計劃的。

然而現在一切都化為了泡影。不但赫爾貝蒂嘉活得好好的，反博爾德家的貴族們也沒有行動。搞不好他們甚至會為了自保而腳底抹油，或是釜底抽薪，把自己出賣給赫爾貝蒂嘉。

馬爾塔伯爵使勁地跺著腳，晃動著肚子上的贅肉破口大罵。

『該死！該死！怎麼可能！全都是群沒用的廢物！』

『所以就說了要暫延計劃啊……』

白無趣地說道。

『等那些傢伙不在的話，計劃就能成功了。沒用的是你這傢伙，馬爾塔伯爵』

伯爵的臉漲得通紅，一副氣到骨子裡的樣子。他似乎想說什麼卻又喘不上氣來，只是像離水的魚一樣嘴巴不停地開合。或許是為了讓自己平靜下來，他抓起桌上的酒瓶直接豪飲。紅色的液體從嘴邊滲出、沿著下巴流到脖子。

想到不得不跟愚蠢可笑的傢伙合作，這個事實讓白不由得反感起來。夏洛蒂哼了一聲。

『事情還沒結束呀。只要殺掉那個赫爾貝蒂嘉就好了吧？』

馬爾塔伯爵呼哧呼哧地喘著大氣，用手背擦去嘴邊的酒。

『對吶.....還沒失敗呢.....就是今晚.....雖然很可惜，但就讓可憐的赫爾貝蒂嘉大人被再次湧出的不死之物襲擊、一命嗚呼吧.....咕、咕咕.....』

伯爵的眼神有些呆滯。不肯承認失敗、不願捨棄慾望，後果就是這樣嗎，不禁這麼想的白用冷冷的視線看著他。

夏洛蒂從椅子上站起來，一言不發地離開房間。白也跟在後面。

旅館裡很熱鬧。

冒險者們在一樓的酒吧裡吵吵鬧鬧。人們都在大聲討論著首次親眼目睹的等級 S 冒險者的戰鬥身姿，以及那個黑影魔獸的恐怖之處。

夏洛蒂在旁邊默默看著，皺起眉頭。

『討厭的感覺.....就算是所羅門的奇蹟在這裡也沒打動人心』

『那些對安於現況的人是沒用的。說到底頂多算是詐欺罷了』

『所以就選擇維耶納教嗎？哼.....無聊』

夏洛蒂咬牙切齒。她想起僅有一面之緣的赫爾貝蒂嘉，那爽朗的表情。僅是露臉，就能將氣氛完全掌控的那個女人。

『真不順眼.....！』

夏洛蒂看向白。

『混亂是必要的。白，絕對要宰了赫爾貝蒂嘉呦』

白默默地閉上雙眼。

○

臭味太過強烈，讓人不得不緊摀口鼻。

宅邸內四處飛散的不死之物的殘骸，仍散發出強烈的腐臭味。再加上它們曾是人類的事實，讓打掃工作進展得非常緩慢。

即使如此，傭人們仍和士兵們一起努力清理這些殘骸，並將力盡而亡的士兵的屍骨集中在一起，靜靜地為他們獻上祈禱。

暫告一段落時，夜已經深了。

在沒受到影響的房間裡安頓下來，貝爾格理夫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

身體各處似乎都在吱軋作響、疼痛不已。雖說是無可奈何，但身體的確是使用過度了。

安婕琳趴在他背上不久後就睡著了，到現在還沒醒。如今她正躺在床上，發出規律的呼吸聲。雅奈莎和米麗安剛開始也拉了椅子坐在床邊陪著她；但隨著夜越來越深，再加上白天與魔獸戰鬥累積的疲勞，那兩人也迷迷糊糊、搖搖晃晃地打起瞌睡來。正趴在床邊睡著呢。

赫爾貝蒂嘉她們似乎在別的房間裡討論著什麼。

如果還有精力的話他倒是也想參與，然而一旦坐下就打從心底不想再站起來了。但就算是這樣他也不敢輕易睡著，總覺得有種會永遠安眠的恐懼感。

他就這麼默默地坐著，看著窗外。此時響起了敲門聲。說了『請進』之後，亞修克羅夫特走了進來。

『抱歉打擾您休息。貝爾格理夫先生，安婕琳小姐她……』

『謝謝您的關心……她應該只是睡著了。好像也沒有很痛苦，睡一覺應該就能恢復了』

亞修克羅夫特看著睡著的少女們，放心地鬆了口氣。

『太好了……各位拯救了博爾德。我們的謝意難以言表』

『哈哈，您太誇張了。冒險者們和士兵們也都很努力地在戰鬥啊』

『不……貝爾格理夫先生，若不是您前來宅邸救援的話……我就罷了、但赫爾貝蒂嘉小姐和塞蓮小姐恐怕早就不在人世……』

亞修克羅夫特說著，將手中的一個小瓶放到桌上。

『另外……算是我個人的一點謝禮』

『唔？』

『是精靈族的特效藥。雖說量不多，但對於恢復疲勞和治療傷口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和我今早用的帝國產的特效藥，有天壤之別』

北部山脈另一邊的精靈族領地，生產出的特效藥品質非常好，比起帝國的魔法使們所生產的特效藥還更優越許多。再加上原料稀少，所以通常都非常昂貴。高階冒險者或是大貴族姑且不論，對於一般百姓來說別說是用、連一睹真面目都很難得。而這瓶藥則是亞修克羅夫特花了不少錢買來以備不時之需的。

貝爾格理夫非常過意不去地揮手婉拒。

『這麼貴重的東西……反正休息一下就沒事了，這個還是請您收起來吧』

『不，還請您務必收下。當然並不是說這點小東西就代表了我們所有的感激之情，但這是我當前所能表達的最大謝意。還請您給個面子，賞臉收下好嗎』

說到這種程度的話，再回絕似乎也不太好。貝爾格理夫苦笑著撓了撓頭。

『這樣啊……那就承蒙您的好意了』

聽到貝爾格理夫這麼說，亞修克羅夫特鬆了口氣，僵硬的表情也放鬆了些。或許之前在擔心貝爾格理夫太倔強而堅持不肯接受吧。

亞修克羅夫特又行了一禮，退了出去。

房內又安靜下來。雅奈莎和米麗安睡得正熟。

貝爾格理夫拿起小瓶子，端詳著瓶中的液體。

有些粘稠，因為瓶子本身是藍色的，所以也看不太清楚液體本身是什麼顏色。他打開蓋子試聞了一下。以為應該是刺激性的味道，但實際上卻是像置身森林般令人神清氣爽，感覺上令人有些懷念的味道。只是稍微嗅了一些，身體似乎就輕鬆了不少。

此時，安婕琳突然發出呻吟聲。

貝爾格理夫一驚，來到床邊。安婕琳似乎是做了噩夢，一副非常痛苦的表情、皺著眉、身體在被子裡來回扭動、呼吸也似乎有些凌亂。

貝爾格理夫伸手放在安婕琳的額頭上輕輕撫摸，試圖讓她平靜下來。

似乎沒有發燒。

被他這麼安撫後，安婕琳似乎也稍微平靜下來，表情略略放鬆。

『難得有機會……就用一些吧』

貝爾格理夫將小瓶子傾斜，將一滴特效藥滴進安婕琳的嘴裡。安婕琳『嗯唔』一聲地嚼了嚼。他有點擔心會不會很苦，但很快就能看出安婕琳的氣色明顯好轉、呼吸平順了許多。有些僵硬、扭曲的身體，似乎也放鬆了下來。

這讓貝爾格理夫相當驚訝，效果還真好，並對亞修克羅夫特默默地表示感謝。

『……要是明天動不了就麻煩了』

貝爾格理夫在手背上滴了一滴特效藥。看起來是琥珀色的，有些粘稠，像蜂蜜一樣。但觸感似乎卻又很滑順。

他將手放到嘴邊舔了一下。與之前的種種猜想相反，居然是完全無味的。但鼻腔中卻有一種沁入心扉的青草香氣。原本沉重的身體不可思議地突然變得輕鬆了起來。

雖然只是一滴藥，但似乎能感覺正伴著脈搏、隨著血液擴散到全身。原本有點涼的手腳也恢復了溫暖。

『這可真幫了大忙……』

貝爾格理夫將小瓶子放在桌子上，坐回椅子裡閉目養神。早已伺機而動的睡意一湧而上，讓他全身都放鬆了下來。但似乎內心還有某個部分讓他始終無法放心睡著。

在一種似睡非睡、明明還有意識卻又像是睡著的微妙狀態，貝爾格理夫翱翔在無意識的世界，感覺身心非常的舒暢。

○

接到赫爾貝蒂嘉的『羈押馬爾塔伯爵』的命令，莎夏快步走出宅邸，橫越庭園。(*1)

馬爾塔伯爵應該是在旅館的二樓。那個男人肯定不會在夜間守衛的一線進行指揮。

那個將博爾德一家、甚至將領地屬民們都當傻瓜的粗俗男人，莎夏絕不打算輕饒他。雖然被叮嚀再三說別殺了他，但至少要砍掉他一隻兩隻甚至三隻手……她這麼想時，突然覺得有點不對，偏著頭想。

『人沒有三隻手啊！』

她自言自語地笑了。

博爾德家的宅邸離鎮中心有點距離。

庭園前方有幾棟存放兵器和農具的倉庫。宅邸雖有些粗曠，但本身是按照貴族的風格建造的。不過其周邊看起來卻完全是有錢有勢的富農之家。

倉庫旁邊有馬廄，受過良好訓練的馬兒們正在裡面吃著乾草。為了應付緊急情況保證隨時可以出動，部分馬匹是一直配著馬鞍的。

莎夏跳上其中一匹的馬背。

她一手拿著提燈，另一手駕馭馬兒，往鎮裡奔馳而去。

原本晴朗的夜空似乎再次被雲覆蓋，本應閃閃發光的星星也都不見踪影。懷抱著一種奇妙的無法平靜的不祥預感，莎夏繼續策馬奔馳。

中途，有誰和她擦肩而過。是二人組。莎夏猛地將馬停下。

『還請留步！』

她伸出手，快步走向兩人面前。

『在下是莎夏·博爾德，閣下可是白天消滅黑影魔獸之人？』

被莎夏攔下來的夏洛蒂莞爾一笑。

『您還記得在下，深感榮幸』

『哈哈，那麼活躍的人怎麼可能輕易忘記呢。話說，兩位這個時間是要去哪裡？』

『在下想前往探望赫爾貝蒂嘉大人。無意中聽說她在宅邸遭受了襲擊，雖然天色已晚，但仍非常擔心，所以想要拜訪』

明明看起來很稚嫩，但夏洛蒂卻似乎莫名地擺出目中無人的態度，這讓莎夏有種違和感。他們似乎是在隱瞞著什麼。雖說的確是她解決掉了魔獸，但之前她逗留在馬爾塔伯爵一事也有些奇怪。

莎夏努力維持著親切的態度，下了馬。

『這還真是非常感謝。然而寒舍如今仍非常混亂，宅邸的整理尚未完成，實在難以招待二位』

『無需在意。原本就是旅行者之身，就算略有髒亂我們也完全不在意』

『不，這也關係到我們家的威信……何況夜已深了，還請兩位明早再來拜訪……』

莎夏一邊說著，一邊輕輕地將手放到劍柄上。

對方的應對和態度都太過流暢，反而有些不自然。說不定比起馬爾塔伯爵來說，這個少女反倒是更為危險。

莎夏雖然不像姐姐或妹妹，會透過確定的理由來推敲原因，但作為冒險者培育出來的直覺是這麼告訴她的。

此時此地，將他們也抓住。

正當她準備拔劍的瞬間，莎夏突然渾身冒出一陣惡寒。

她立刻朝後方跳去。

只聽『噲』的一聲，剛才所站的地方像是被大石頭壓過似的，凹下去一個大坑。

坑旁的馬被嚇得長嘶一聲、轉身逃回了宅邸。夏洛蒂也驚訝地回過頭去。

『白！你在想什麼……！』

『沒用的。已經被察覺到了。還是殺了好』

站在夏洛蒂身後的白以銳利的視線盯住莎夏，披著的斗篷滑到肩上。原是一頭白髮，如今已經成了黑髮。

『莎夏·博爾德。要恨就恨自己半吊子的小聰明吧』

『——！你這傢伙！』

莎夏拔出劍來。然而她立刻又感覺到一股惡寒、迅速跳開。地面又被壓得凹了下去。

看到莎夏退後，白也把夏洛蒂抱起來將她放到身後遠離戰場，隨後再次衝上前來。

『混帳！』

莎夏把提燈扔了出去。白揮動手臂。提燈在半空中像是被擊中一般掉到地上。四周被黑暗籠罩。

一股強烈的魔力的氣息逼近。莎夏憑直覺揮動手中的劍。

似乎有打中什麼的感覺。像是魔彈卻又看不見，只覺得眼前的風景似乎有如幻影般搖晃著。

這種事情還是頭一回。一不小心可能會被幹掉。

短暫的攻防過後，莎夏抓住一點僅有的破綻向前跳去，逼近白的身邊。

她趁著勢頭順勢揮劍。

砍中了！

她原本是這麼想的。

然而，劍在接觸到白的身體之前就在空中定住了。土黃色的半透明幾何圖案在空中閃爍著，擋住了劍的去勢。

莎夏驚訝地瞪大雙眼。

『什……！』

『可沒閒功夫讓妳驚訝哦』

白再次揮動手臂。突如其來地猛烈衝擊從左側襲向莎夏。

完全出乎意料的一擊將莎夏打飛，在地面上彈跳、滾動了好幾回才停下來。

『啊……呃！咕……哈……！』

左臂動不了。胳膊朝奇怪的方向扭曲。原本挽著的髮髻也散了，披頭散髮的蓋在臉上。

必須站起來。

雖然這麼想著，但身體卻完全不聽使喚。

右手勉強握住沒有丟掉的劍，被白踩住了。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明白，他正將手朝向自己。

輸得一塌糊塗。莎夏咬著牙。

白冷冷地說道。

『永別了』

就在此時，幾顆魔彈從旁飛來。

雖然魔彈在打中之前就被白給攔了下來，但至少成功吸引了注意力。就在他視線離開的空檔裡，莎夏放開劍，滾到了一旁。

白也迅速回過神，放出魔法。然而莎夏還是在千鈞一髮之際閃開了。

魔彈再次從旁飛來，白皺起眉頭朝後跳去。

『莎夏小姐！』

亞修克羅夫特和埃爾莫亞帶著士兵跑了過來。他們看到躺在地上的莎夏，不禁大驚失色。

『這是發生甚麼事……！』

『亞修……埃爾莫亞先生……為什麼……』

『莎夏小姐騎馬出門，卻只有馬驚慌地跑回來了，士兵們很擔心。沒想到居然……必須趕緊治療』

埃爾莫亞迅速發出指示，讓士兵們搬運莎夏。亞修克羅夫特的臉因憤怒而極度扭曲，他朝著白架起手中的劍。

『混帳！別以為能全身而退！』

隨後他以靈動的步法朝白直衝過去。白則是一副厭煩至極的表情嘆了口氣。

『又沒人叫你……』

隨後白像是要擊掌似的，將手臂向前推出。衝到他跟前的亞修克羅夫特像是肚子上被擊中般飛了出去。

亞修克羅夫特完全不懂發生了什麼。他勉強調整了姿勢，但還是重重摔到地上，不住地咳嗽起來。骨頭似乎斷了幾根，每咳一聲都疼得要命。胃裡的東西也似乎要翻滾出來，好不容易才吞了回去。

埃爾莫亞相當詫異。

『怪了……那個魔法，怎麼回事……』

還沒來得及思考，白已經衝了過來。埃爾莫亞伸出手指放出魔彈，然而魔彈卻被半透明的幾何圖案給攔了下來。

『老頭子就在家裡休息吧』

白迅速逼近埃爾莫亞身邊，使勁揮出一拳，像是要直接攻擊埃爾莫亞。

埃爾莫亞立刻展開防禦魔法，然而還是受到了相當強烈的衝擊，讓他不由得跪倒在地。

白毫不留情地追加攻擊。防禦魔法無法繼續支撐，埃爾莫亞也被打飛、吐出血來。亞修克羅夫特拼盡全身力氣站了起來，然而還沒來得及架起劍就被再次打飛了。

莎夏、亞修克羅夫特、埃爾莫亞，博爾德最頂尖的三位好手居然被打到毫無還手之力，這讓士兵們心慌意亂。

白的臉上浮現出兇暴的笑容，環視著周圍的士兵。他的眼中似乎翻騰著瘋狂的情緒。

『逃不掉的。殺無赦——』

話說到一半時，白卻突然猛地搖了搖頭。

『不對……別出來……！』

白的髮色突然變得黑白交錯、斑駁如風中樹影，但很快又恢復了全黑。臉上的笑容不見了，變回了原本那樣的無表情。冰冷的視線似乎要將士兵們刺穿那樣。

士兵們雖然恐懼，但仍為了保護莎夏而架起武器。莎夏痛苦地喊道。

『笨蛋們，快逃——！別管我們了！』

白朝前伸出手臂。眼前的景像如幻影般搖晃。大概是巨大的透明魔力塊正朝著這邊飛過來。

到此為止了。莎夏閉上眼睛。

但原本預期的衝擊卻一直沒有到來。莎夏提心吊膽地睜開眼睛，眼前是熟悉的身影。

安婕琳，正矗立著。

*1: 原文中段『マルタ伯爵の身柄を押さえよ』。『身柄を押さえ』查辭典有拘束、留置、扣留的意思。就是預防犯人逃跑的行為。輕之國度 Binarytree 翻譯君的見解是『控制住马耳他伯爵』。

譯者語：

武戲翻起來就是順啊。

不過看完原文再開始轉成中文前，有點煩躁。

畢竟有點不爽快。對於夏洛蒂、白、跟馬爾塔。

狂氣的葡萄酒。

狂氣的魔力塊。

女武神的背影。

下一話，

劍與魔法。

巷弄與宅邸。

光與影。

--

※ 作者: warrenchen 時間: 2020-01-07 01:28:26 (台灣)

※ 編輯: warrenchen 時間: 2020-02-26 01:51:48 (台灣)

※ 編輯: warrenchen 時間: 2021-05-01 05:39:18 (台灣)